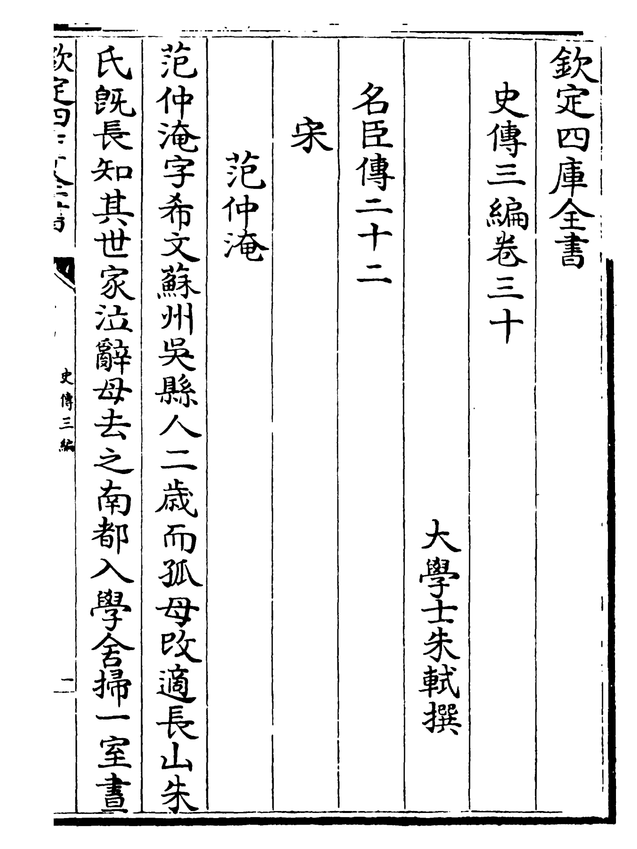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三十

名臣傳二十二

大學士朱軾撰

宋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改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泣辭母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

夜講誦未嘗解衣就寢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
粥不充日昃始食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
必本于仁義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日抱獄詞與太
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不為屈比去貧止一馬鬻之徒
步而歸徙監楚州糧料院先是迎母歸養至楚州以母
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延掌府學仲淹常宿學中訓督
學者生徒輻輳嘗上宰相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
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及晏

殊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曰公知范仲淹不薦而薦此人乎殊從之遂除仲淹秘閣校理仲淹泛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所倦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宋代士大夫踔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冬至立仗禮官議請太后受朝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仲淹極言其非且曰奉親于内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不可爲後世法晏殊大懼召仲淹責之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公誤知常懼不稱爲

知已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也殊慚無以應項之又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出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陜西仲淹言比者昭應壽寧被火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名為右司諫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上疏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

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及帝始親政言事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又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時事後歳大旱蝗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宫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乏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

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進
帝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郭皇后廢仲淹與中丞
孔道輔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
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旨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
州苦水仲淹爲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興作未就詔徙
明州轉運使請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卒爲蘇人利還
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呂夷簡執政進
用者多出其門仲淹爲百官圖以獻指其次第曰如此

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凡進退近臣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宫室帝以問夷簡夷簡曰此迂闊之論也仲淹乃更爲四論上之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獘夷簡大怒由是出知饒州明年夷簡罷元昊反名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㑹夏竦經畧陜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

士同韓琦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向所論皆國家事于夷簡無憾也因上言關中無備若元昊賊乘虛深入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實其關内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浪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時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詔兼

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之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謂范雍也仲淹又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康定軍以河中同

華中下户税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所省纔十之三他所減不與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于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以爲塞外方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勢爲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當按兵不動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羌情阻絶臣恐偃兵無期也時韓琦決意進兵乃奏言兩路協力尚懼不勝若鄜延以牽制爲名是委涇原軍于賊手乞督令同入

帝以奏示仲淹仲淹又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未見其利琦又遣判官尹洙至慶州與仲淹爲約仲淹曰我軍新敗士卒氣沮不可深入洙曰公于此不及韓公也韓公云大凡用兵置勝敗于度外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仲淹不見其可議卒不合及後出兵果敗大將任福死之先是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以書諭之值任福敗元昊爲答書語極

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降知耀州尋復起爲環慶路經畧招討使與韓琦龎籍王沿各當一路謂之四鎮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仲淹知諸酋反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敢私報傷人者罰羊百馬二至死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户罰羊二質其首領

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
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中國用
矣羌人愛之呼爲龍圖老子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
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
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
遠始下號令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是也大順
既成而白豹金湯賊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稀少仲
淹在邊純祐年方冠與衆卒偕處鉤深擿隱得其材否

由是任人無失所向有功明珠滅藏勁兵數萬涇原欲襲討之仲淹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于定川懷敏者王沿屬將也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琦與籍二路不敢出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帝聞定川之敗按圖謂左右

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及仲淹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然仲淹兵至賊已出塞自以無功辭不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而帝以涇原傷痍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請與韓琦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

可期平定頋詔龎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若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乃復置陜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龎籍分領之使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彦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用仲淹之言也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名之卧内與語不疑士勇邊實恩化大洽邊上謡曰軍中有一

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既乃與琦決策謀復寧夏横山元昊遂遣使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仲淹所部但刺其手及罷兵獨得復爲民其于兩路既得熟羌爲用因使守邊而徙屯兵就食内地以紓西人饋輓之勞凡所設施既去而人德之後人多守其法而不敢變云名入爲樞密副使旋除参知政事是時帝方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獘非

朝夕可革也及帝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乃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不遷内外在職須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須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三年始得廕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庶無冗濫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玷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

賜第以上皆取詒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庶可循名以責實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庶可得人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責其爲善請使有以自養則不法者可以誅廢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

法以興農利減漕運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爲衛士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遲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斯上恩不至廢格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請命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删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斯命令不至數更十曰減徭役户口耗少而供億滋多請省縣邑户少者爲鎮併使州兩縣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

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斯民無重困之憂天子方信用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之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于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

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合議奏裁章得象等皆以爲不可久之乃命參政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吕夷簡放逐者累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人望所屬拔用之既還朝帝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巳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

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殺磨勘之法密僥倖者尤不便之于是謗毀稍行而譖愬之語浸上聞矣會邊陲有警因與富弼請行邊于是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新經大寇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是時攻者益急仲淹乃請罷政事以爲陝西四路安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多罷而復故以疾請鄧州尋徙荊南鄧人遮留許之

尋徙杭州又徙青州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諡文正仲淹内剛外和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爲政尚寛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生祠事之及其卒也哭之如父爲參政時患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之每見不才者姓名輒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領浙西時歲大飢殍殣枕路仲淹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

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召諸寺主諭以飢歲工賤勸令興役于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仲淹不恤荒政仲淹乃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

不知耳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嘗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嘗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早世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在杭州時早有退志子弟請治第

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旣貴于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庄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

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自政府出歸姑蘇搜外庫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以朱氏長育有恩及貴用南郊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槩諸子皆爲葬之歲別爲享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蔭得補官者三人在睢陽時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三喪在淺

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與之單騎歸仲淹問之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晏殊判南京仲淹權掌西監殊謂曰吾有女及笄君爲我擇壻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至卿輔殊曰然則孰優仲淹曰富修謹張疎俊殊即以富爲壻後改名即弼也爲善亦改名方平云張載少喜談兵年二十以書謁仲淹仲

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復大究六經之旨遂成大儒在睢陽有孫秀才者上謁仲淹贈以千錢明年又來又贈千錢因問何爲僕僕道路孫生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今補子學職月得錢三千足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名至乃昔日索遊孫秀

才也爲西帥時狄青隸節下仲淹奇之曰此國器也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爲也青于是益喜書史其鑒識成就人多此類南都朱某者與仲淹善疾革語仲淹曰某曾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今以方藥傳君仲淹不納强之乃受未嘗啟封後其子長教之義均子弟及其子登第乃以所封藥併術還之仲淹早有大節其于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論曰仲淹與韓富齊名然懷堯舜君民之志業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規模尤為宏濶呂本中及朱子皆稱為宋代人物第一諒哉在軍臨事而懼斤斤尺寸若過于畏慎者及其居廟堂總機務百度齊舉雲行飈逝若不足為其故何哉是時承平日久兵弱將懦守備不完仲淹為將居外廟算中制未必如意所欲為惟期謹守方畧少抑其鋭而已然用兵數年卒

能設險疆塲分委將帥棊布星羅隠然成犄角之勢
遂挫兇逆之鋒者仲淹之謀也及中書所設施皆深
慮熟籌非一朝之積論之朝堂付之有司順流更化
固無難者向使聽用其說百年之基俄頃可定而復
以他說亂之惜哉仲淹所造士張横渠大賢也富弼
元輔孫明復名儒种世衡狄青以將帥顯其餘不可
勝數本深而末茂源遠而流長有學術而後有事功
豈不信乎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琦年二十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監左藏庫禁中需金帛皆内臣批旨取之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内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徙開封府推官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宰相器也拜右司諫劾宰相

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無所建明四人同日罷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有內降不可不止琦遇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見琦論事切直有本末謂曰比來臺諫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矣琦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當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

切罷之爲諫官三年自序諫稿謂諫主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益利路歲飢爲體量安撫使時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多不予直琦爲緩調蠲給之招募壯者等第刺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賴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初明道中簡州以災傷嘗募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于常平至是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盡發以給四等以下户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

使者之來更生我也趙元昊叛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至則選練材武治戰守具慰安居人收名豪傑與之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爲不能欲以趙振代琦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爲可乃命仲淹守延州康定元年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琦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琦曰無約而講者謀也命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約曰如

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又移檄戒之福違節度沒于好水川琦自劾及竦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乃言罪不在琦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琦在秦州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集屬戶益市諸羌馬討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琦去秦賊不敢窺塞未幾復陝西四路招討使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乃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建

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習戰鬬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又建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耳目相通爲一互出擣之因以招横山規取河南而元昊遂稱臣名入爲樞密副使琦自請捍邊章五上不許又與范仲淹決策上前期覆元昊朝廷不果用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宰臣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

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救獘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琦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停放禁軍不堪戰者萬餘人遂討平羣盜盡修鄜延城障歸陳西北四策請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繕甲厲兵營修洛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

與范仲淹富弼杜衍皆以海内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勲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已任羣小不便之毁言日聞仲淹等相繼罷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所損甚大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壓境弼以正辯屈之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為樞副辭避不受及其居位不顧毁譽動思振緝紀綱為陛下立萬世之業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

快私忿非國家之福疏入不報琦求補外出知揚州徙
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
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
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遂著爲法徙鎮定
州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驕不可使琦用軍制勒
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恤其孤嫠使繼
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銳三陣日月教習
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歲大飢爲法賑之活飢人

七百萬鄰城旁路取以爲法璽書褒美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内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此皆良田棄不耕適足資敵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中書習舊弊每事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惟意所去取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

閲自是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琦自
爲相即與諸賢謀議制作銓補天下士所汲引多正直
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
下嘉祐四年下祫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
異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
爲崇義公擇才臣詣四方寛恤民力籍户絶田租爲廣
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
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

南之民議者以爲近于三代之仁義多琦所論議施行是時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仁宗春秋高自至和來常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爭以立嗣爲言依違未及行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所係陛下春秋高何不擇宗室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姑待之後宮將有就館者已又生女琦乃懷孔光傳以進曰成帝

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太祖爲天下長慮澤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會司馬光呂誨皆以爲請琦進讀二疏帝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宫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遂力贊之議乃定時英宗居濮王喪命起知宗正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

大所以爲賢也顧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不起琦言宗
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猶豫不決抬讒慝生
變故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及仁宗崩英宗
嗣琦預大議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
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琦
性厚重未嘗名其功每燕坐從容或語及定策事必正
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太后母道内助之力
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初英宗爲太子時允弼最

尊屬心不平有他語宋制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琦獨名允弼先入言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名諸親王次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卽位數日于喪次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驚愕不知所措琦急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

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英宗疾久不平面壁卧不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或跪于榻上者移時或拜于牀下者數四太后每勞之曰相公亦不易勝矣然他人勸之不顧也須琦强之而後服時太后垂簾聽政英宗方寢疾琦慮宫中有不測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内中保護全在太后太后驚曰相公是

何言也我日夜更盡心琦曰太后保護則衆人自保護同列皆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毋乃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英宗疾甚時有不遜語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狀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不能容之乎歐陽修復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太后一日密札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但曰領旨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而

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此不復言太后短矣琦以山陵有事乞晚臨後上殿既見密奏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報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帝曰謹奉教琦又曰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琦潛察英宗疾良已乃建議一出祈雨使天下人識官家太后曰帝未安恐未能出琦曰

可以出矣太后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今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願指卽辦數日素仗成帝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人情大安琦心欲太后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卽詣太后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求去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宫耳琦卽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連賛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至時琦卽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屏後見太后衣也初内侍

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英宗立乘帝疾語言錯謬交構兩宮時司馬光呂誨交章請誅之尚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塡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悉竄南方中外快之琦以帝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皆經國長算大策

補綴欽畧編成十餘軸以獻英宗見之不覺避御座夏人冠大順琦議停歲賜絶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彦博難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卿所料也夏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琦乃徐料十事以授諮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詞對辯某事則以某詞折十得其八夏人竦服英宗疾革琦入問起居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

憂懼宜早建太子以安衆心帝頷之琦請親筆指揮帝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大王乃潁王也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云大王潁王某琦曰請即以今晩宣麻帝又頷之由是國本定矣神宗即位中丞王陶彈琦不押常朝班爲跋扈帝遣近臣以示琦琦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門至則可縛臣矣帝爲之動出陶知陳州琦力求去位帝不得已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謝帝泣琦亦泣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

二人帝曰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居相位臨事喜愠不形于色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時青澗守將种諤取夏綏州夏主諒祚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邊釁復啟朝議欲棄綏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畧

陜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乃卒存綏州改判大名充安撫使王安石始行新法百姓苦之琦上疏曰臣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絶相違戾又鄉村

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艱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厲精求治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遂稱疾不出帝猶欲罷

青苗法而執政中有請須安石出乃定議者已而安石既出持之益堅且令曾布條析其說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熙寧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本臣屬北方今誘之使來一也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二也植楡柳于西山以制蕃騎

三也刱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頒弓矢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追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强敵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揺衆心離怨

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以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會安石再入相恙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帝哭之慟發兩河卒

爲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鬭訟者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遼使每過魏都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彦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其見重于外國如此琦天資樸忠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奬拔人材爲急

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初新法下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見聽曉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太宗眞宗嘗獵于大名之郊有詩數十篇舊刻于石琦留守日藏詩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勸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後韓絳來遂進之琦歎曰昔豈不知此耶顧上方銳意邊功不當更導之耳琦在外其心常係社稷至老益篤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嘗曰

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又曰慶歷中與希文彦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别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琦性含容善惡白黑不大分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琦獨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嘗論

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凡人于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又因論進退曰處進退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歷事四朝元勲盛德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凡薦人于上前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説人始知之在魏府時僚屬路拯者就案呈事狀尾忘書名琦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有人獻玉盞一雙絶寶也每召客特設一席置之一

日吏誤觸碎之惶恐伏罪琦徐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帥定州時夜作書一卒持燭誤燃琦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琦恐主吏鞭之亟呼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吳璟素有節槩琦嘗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以璟爲言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璟敗如言錢明逸出爲秦州常快快不事事琦聞之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于時望諸公

皆未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粗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有問公何以識安石琦曰嘗讀介甫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嘗曰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又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于古人觀書文晝夜不倦書愛顔魯公遒健端重類其爲人後有人問程伊川魏公可學否伊川曰魏

公是間氣

論曰宋自李廸既貶王曾沒後在位者率多因循固寵罔顧國家之慮及至元昊發難契丹敗盟大敵在外而草竊潛興師徒不振而征斂日繁當是之時宋事幾殆非琦與范富共起而安定之雖呂夷簡之智亦安所施哉迨嘉祐治平之間遭遇仁英二帝獨相者七八年興賢舉能修政立事教養之風法三代之遺意向使繼其後者紹休遺緒昇平可致而神宗安

石貪功好勝逝梁發笱以墮厥功豈不惜哉躬定大策遭時之難志不捨命卒能調和兩宮安寧社稷自古未嘗有也始于莞庫終于罷相歷郡事無巨細動爲世法故詳錄焉

史傳三編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顧鴻才

謄録監生臣龔貽安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三十一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二十三

宋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穆修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范仲淹見而奇之曰

王佐才也以文示晏殊殊妻以女試禮部不中將歸仲淹使人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弼遂以賢良方正登第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一舉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表忠言不聽通判絳州趙元昊反弼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又劾樞密夏守彬庸材不當用名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

罷宴徹樂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者北還言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方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帝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而禁之弼言此必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時元昊破金明鈐轄盧守懃不救内侍黄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

坐要斬夏守彬爲陜西都總管又以宦者王守忠爲都鈐轄弼言用守彬已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會西夏首領二人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

事而宰相不知即更極論之乃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務
慶歴二年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
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其獄不及吏弼請以吏付獄
執政吕夷簡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弼正色曰
必得吏乃止夷簡滋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蕭英劉
六符來求石晉所與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敵情
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顔眞卿使李希
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

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弼曰昔吾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起何耶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即以其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弼見契丹主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爲不若求地求而不獲舉兵

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諸臣勸用兵者皆爲身謀非國計也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功于北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心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所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

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增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子言吾不知其詳然吾所欲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欲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

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名弼同獵引弼馬自近猶言求地事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榮

辱之言意甚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乃遣弼歸弼歸復命帝復使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弼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時入見奏曰執政故爲此欲置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辭曰誤耳當令改定晏殊亦曰夷

簡決不然弼怒曰晏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殊弼之妻父也弼易書遂行旣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已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稱獻納

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留所許增幣誓書而使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獻納字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耳復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之角故不敢以死爭耳敢受爵乎慶

歷三年三月命爲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復申前命弼言契丹既和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遽弛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帝使宰相諭旨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契丹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是時仁宗鋭意與太平進用皆一時之選而尤責成于范仲淹及弼數以手詔督弼等令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弼等坐給筆札使書其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

世之務十餘條又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稍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于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十二月詔册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以俟北使弼曰若北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四年契丹發兵會元昊伐愛勒族于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

無名契丹不為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爰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冦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中弼以飛語弼不自安求出宣撫河北歸及國門不得見除知鄆州踰年移青州是時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就食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

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捐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他日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大塚葬之謂之叢塚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

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齊非弼所部弼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捕之無得脫者即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至和二年名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覘知之謂歐陽修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以夢卜今朕用

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初帝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此則富弼爾故有是命時契丹使者適至謂王德用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皆得人矣弼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于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獘歲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又弛茶禁以利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嘉祐六年以母憂去位帝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

可施于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名爲樞密使英宗以疾不視朝太后垂簾英宗疾已韓琦奏臺諫有疏請太后歸政琦亟令撤簾弼怪琦不關報樞密院又歐陽修爲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遂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太后之功也今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于陛下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

不敢弼求去甚堅遂出判河陽英宗初立時韓琦進擬數臣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愧色後琦帥長安爲范純仁言其事曰琦便畏富公也神宗初入覲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二十年口不言兵不宜重賞邊功干

戈一起禍福不細帝黙然欲留之力辭歸郡熙寧三年
名拜司空侍中平章事未至聞有言災異皆天數非人
事所致者弼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
可爲此必奸人欲進邪説以揺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
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
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不然及
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
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今中外之務漸有更

張此必小人獻説于陛下也大抵小人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届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帝手詔褒答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乃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

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方行青苗錢弼謂此法行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舉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改判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討之弼言海嶠深遠不可責其必進願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南地界帝手詔問弼弼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河南地界決不

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縣之急帝雖不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故參政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與文彦博劉沆及弼同決大策乞立儲嗣會翼日疾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堯臣所撰詔草上之帝以問彦博彦博言與同老合帝嘉弼不自言詔加司徒一辭而拜或問公治平初屢辭官今不然何

也弼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彥博論新法不合七年不名至是眷禮復厚云弼屢疏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處其勢必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肆毒于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元豐六年卒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大畧言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

失宜上誤聰明寖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
圖利習成敝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
顧求特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憐愚忠曲垂採納
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
窮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陜之間稍遂生理兼陜
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
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于濟事若
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君子小人之辨耳帝覽

奏震悼輟朝三日贈太尉謚文忠弼天性至孝恭儉好
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氣色穆
然不見喜慍其好善嫉惡出于性生晚歲清心學道獨
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
客子孫不冠帶不見閨門肅如也平時謝客文彥博爲
留守時節往來年八十自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平生所薦士甚衆尤知名者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
孫復石介吳奎韓維陳襄等十餘人皆有聞于世世以

爲知人使契丹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
飢民五十萬則每自言之曰過于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論曰韓富之異自英宗臨御太后垂簾時也然韓居
樞軸之地則以安國本爲急富列輔弼之臣則以正
君德爲先易地皆然未易論其優劣也富之事君交
友正道直行危言讜論遇事直陳未甞少有回曲及
其臨機應敵因權制變軍旅之事動中機會何其明
也施之州郡活民百萬安居廟堂不勞而理可謂才

德兼備之君子矣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從閭里借書抄之未畢已成誦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蕪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有意張之而尚未大振修遊隨得韓愈遺稿于廢書簏中心慕焉苦志力索思與之並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

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仲淹當黜修貽書責之謂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帥陜西辟修掌書記修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歴三年知諫院是秋詔諫官日赴内朝用仲淹爲參知

政事以修之言也帝方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
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每進見帝延問執
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
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
奬其敢言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修者何處得來澧州
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修言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
請不宣示于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修請拒之以
防刻剝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

修詒特授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内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内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于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修爲河北轉運使陛辭帝諭無爲久留之計有所欲言言之修曰諫

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修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修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修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

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人相繼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于内敵國相賀于外臣爲朝廷惜之于是羣小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遂降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時呂夷簡子公著爲通判有賢行時人未知修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

名判流内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勞問甚至小人恐修復用詐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果怒陰以事中修遂命出知同州以吴充言乃止遷翰林學士帝一日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知爲修之詞也乃悉取宫中諸帖閲之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修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比以險怪知名者多不在列怨議紛然修出聚譟于馬首然塲屋之習從

是遂變而是科號得人程顥朱光庭曾鞏蘇軾蘇轍諸人出焉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先是包拯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而京師亦治有以拯之政厲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湖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横壠故道回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

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
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
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以全河注之濵
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
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
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
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用羣臣之言卽立
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

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于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煩求之有司時東宫未定修與韓琦等協定大議先以英宗判宗正而英宗堅臥不起修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不次擢用外人

皆知將立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卽定矣韓琦力贊之遂定立爲皇子英宗既立以疾不能親政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未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日久德澤在人故一旦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

耳非仁宗遺意天下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進人之路稍狹修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當博采而多蓄之傑然者出為名臣餘亦不失為佳士遂詔二府各舉五人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由是怨誹日衆以議尊濮王事為臺諫所論又彭思永蔣之奇造帷薄不根之謗上章劾修會神宗即位令詰問思永等

詞窮坐黜而修亦力求退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諸縣散青苗錢修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改判太原府修辭求知蔡州且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公利而臣欲尋常遂以本官知蔡州修素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又多與執政忤遂連乞謝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

學者求見惟與談政事少及文章張舜民問其故修曰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夷陵無以自遣求史漢一觀無有乃取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夷陵之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今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人之望我必謂翰墨致身以我自觀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又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修爲數郡所居民便

所去民思如揚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減十五六一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政寛簡而事不廢何也修曰以縱爲寛以畧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槊吾所謂寛者不爲苛刻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少孤母告之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況求而有得耶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修聞而佩服

之終身凡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成其先志云修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要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惟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當其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即游其聲譽皆顯于世篤于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自周秦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與宋祁分修唐

書修領紀志而祁爲列傳及書成奏御舊例只列官高者一人姓名而修官高宜書修曰宋公于列傳功多吾豈可掩其名乎于是紀志書修列傳書祁祁聞而善之修又自修五代史師春秋之遺意卷帙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蘇軾序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論曰五季之衰學喪文敝而修于周程未出之前首以古文爲當世倡推大道之要而發明六經聖賢之

旨使學者曉然知論說必本于仁義有功世道于斯為大而文章之復古其末也修為臺諫時摧邪扶正論列為多屢歷州郡聲跡可紀及仁英授受之際輔佐韓琦功在社稷矣琦之初薦修第以文高名重恐世以不用為國家惜蓋一時權宜之詞不知者以為實則謬也

文彦博

文彦博字寛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

及宋翼祖諱改焉登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舊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耳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冠也以金帶賂平奴使證之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既鞫治得實德和謀翻其獄復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不成彥博執其咎德和

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以樞密直學士知泰州改益州時成都米價騰貴彥博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𣂏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價不可減乃知其術之善云嘗宴輅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廄爲薪不

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彦博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名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彦博請行命爲宣撫使監諸軍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彦博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帝許之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闉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邊穿穴棄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中不之見久之穴成

秀等走白彦博選死士二百銜枚自穴入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外人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恥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與樞密使龐籍議汰冗兵六萬減半給者又二萬論者紛然恐相聚為盜帝亦疑焉彦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冗兵脫有難臣請死之又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兵卒無事御史唐

介劾彥博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帝大怒詔送臺劾之彥博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介既貶彥博亦罷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初起居舍人毋湜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而陝人聞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彥博乃名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並命士大夫皆以得人

爲慶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名内侍史志聰等問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密不敢泄彥博叱之曰汝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一一見白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廬志聰等白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聽入比旦詰之則禁卒有告都虞候爲亂者劉沆欲捕治彥博問都虞候何如人都指揮

使許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
亟誅以靖衆乃請流判狀尾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
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橫壠故道北京
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轉令司天官二
人于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
日二人又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執政彥博
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徐召二人責之曰天文變異汝
言職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變色彥

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加汝罪自今無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怒曰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于中宫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彥博復使二人往繼隆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黙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已而流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

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名還唐介彥博言介
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
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久之以使相出判河南府封潞國公連改判大名太原
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
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
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彥博既服闋
以故官判河南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

然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陛下登儲纂極臣方在外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于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陳升之入相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之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乃止彥博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

下屬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者更張太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王安石知彥博言爲已發極力排之彥博又言市易司之設下至果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議所非者乎不報因求去遂以司空判河陽府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于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帝曰卿深厚不伐善

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葢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彦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彦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彦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

聖初卒年九十二後追謚忠烈彥博雖時在外而帝眷有加在大名時轉運汪輔之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密旨募禁兵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不敢募而去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外國元祐間契丹使者來聘見彥博于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館客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

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彥博雖富貴而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絶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若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

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彦博㓜時與羣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彦博以水灌之毬浮出與司馬光取石破甕事同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論曰彦博之才德亦韓富之流亞也三公皆社稷重臣兼資文武輝映四朝迭居將相而彦博尤眉壽名施蠻貊天下想望其風采焉自熙寧元豐以後一切舍其舊而新是圖使嘉祐遺老噤不得施用惜夫蜀錦一事爲唐介所論古今莫能明也惟聞見錄云其

家遺之而彥博不知蓋得其實矣

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度推官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言欲變守懼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曾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

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論宰
相劉沆陳執中宣徽使王拱辰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
皆罷去臺諫吴充鞠真卿刁約馬遵吕景初吴中復皆
以直言相繼被逐以抃言得名還歐陽修賈黯復求郡
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
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
修黯由是得留正人頼以復安出知睦州睦歲爲杭市
羊抃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税而無茶地抃奏蠲之移梓

州路轉運使攺益州蜀地逺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
然相餽賂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
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名爲
右司諫力論内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以文
成五利鄭注爲比又論陳升之奸邪交結宦官求進章
二十餘上升之去抃亦罷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
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
屢空嶺南仕宦旅死不能歸者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

并資其道里費相繼歸之名爲侍御史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至即按視府庫昌朝甚不悅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北頻歲豐熟故應募者少請寛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寛爲治抃先在蜀日有聚衆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他止刑首惡餘釋不問

蜀民大悅英宗嘗稱之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名知諫院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激知遇知無不言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手詔褒答時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安石時屬疾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自罷之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强

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財利于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于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因其俗樸厚臨以清静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會成都憂戍卒爲變帝以抃有遺愛于蜀欲令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

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抃曰陛下所言卽法也顧豈有例哉因乞便宜從事旣至蜀治益尚寛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劒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改知越州是時吳越大飢抃前民之未飢爲

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抔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

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

孰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
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
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
而止是歲盡五月止抃于是時竭盡心力早夜不懈給
病者藥食多出私錢凡事有非便文者一以自任不煩
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民得免于轉死雖死得
斂埋皆抃之力也又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榜衢
路禁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

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者復徙知杭州杭爲天下劇郡抃從容爲之其政本于孝悌然不嚴而肅民莫敢犯元豐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朝廷官其子屼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屼奉抃遍遊名山吳人以爲榮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產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人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

俗施設寬猛不同要之以惠利為本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為言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初抃以母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悌處士孫侔為作孝子傳及岏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岏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論曰抃之治郡所居而理固其經畫之才有以過人歟抑清慎誠恪有不言而化者歟史所載他事僅得其槩獨越州救災見于曾鞏所記者甚詳誠可為後

世法則知名人賢士救民恤物其法行于當時而不傳于後世者葢不可勝數也抃之每夜告天而清修不邇聲色則其中有以自得者非獨其外之云爾

蔡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余靖尹洙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亦貶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誦慶歷三年仁宗親擢修靖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

賀且勉之三人者以其詩聞于上帝亦命襄知諫院襄
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
臣而修靖素一旦並命朝野相慶三人忠誠剛正必能
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三說以禦之一曰好名夫
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無可
言之路矣二曰好進夫前世諫者之難激于忠憤患且
不避何好進之有茍得盡其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
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

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乎惟陛下察之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原其所致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于人恩澤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謨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寛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

顧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裔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以佛法邀福乎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功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事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款始自稱烏珠既又譯為吾祖襄曰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

語耶夏竦罷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與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雖然以治疾譬之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賞罰必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為四方笑乞將兵入城誅之詔從其議時天子慨然思正百度以興太平襄感

帝知遇每論事奮發無所回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
正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漑民
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攻宰相
觸盛怒褱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于進忠必望全貸既
貶春州褱又上疏以為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進知制
誥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丞相梁適罷臺職除
他官褱封還詞頭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輒封還之帝
遇褱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

寵之又親書君謨二字遣使特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奸發引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詩賦以應科舉襄得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以經術教授學者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飯僧襄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橋梁其長三百六

十丈種蠣于礎以為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刻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立以端明殿學士知杭州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于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父碑又勅襄書辭曰此待詔職也乾道中賜謚忠惠

論曰蘇軾有言臣嘗逮事仁宗皇帝竊觀四十餘年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其小者猶能敦樸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是以天人和同上下歡心而福祿無窮云若襄者葢深厚雄傑之一也當其在朝受仁宗顧遇所言皆當世初務而人之所不敢言及退歷州郡詰奸惠良以富而教其豐功殊蹟施于後代者歷久猶未忘也豈不偉哉

史傳三編卷三十一